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江南經畧卷八下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沈銑

江南經畧卷八下

明 鄭若曾 撰

雜著

營陣論一

若曾按古今論兵皆以孔明八陣圖李靖六花陣之類為稱首不知此特營法而已不可用之以戰何也營自營陣自陣戰自戰將若無營則收兵無歸宿之地萬一

敗北何所恃以退保乎故戰必有陣有營行則為陣止則為營營也者三軍之家也安營有法則兵無衆寡俱可藏納食息備禦如處城堡善守之則與賊相對進退俱無患矣今人見武侯衛公百戰百勝孰不謂其妙在陣圖不知陣圖所列止是陣伍死規模而已與敵交戰須逐隊逐伍調發譬之劇戲然八陣圖六花陣乃戲具也搬演之時不是一本戲文齊演乃逐出更番上塲此便是戰陣也要之亦總是粗迹其勝處全在此心隨機

應變神化無形人若不能學其無形之妙而惟執夫陣圖之迹噫謬也孔矣向來將官與寇戰者多無老營取敗實在於此愚故闡而發之

營陣論二

陣欲稀戰欲密何謂稀隊卒相比而立每人占地六尺身之兩傍各留空路可容一人進退所謂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是也故善陣者令箭手於空行內發矢若隊伍不直則前隊必受傷矣何謂密前隊接戰第二隊從空處

趨進應之無有空隙是也若隊伍不稀則前蔽後壅所戰者止於前列幾人而在後者皆不得戰戰者不反稀乎故必布陣稀而後戰可容陣之容者戰未有不稀者也今人收兵而兵亂者亦坐此病蓋軍士但可向前不可退後茍非逐隊而抽常留一半防敵則敵從背進回軍轉鬭勢豈能復整耶

營陣論三

問古之陣法其形不同何者為善曰陣法不必多求但

欲識得五人起數之義耳自武侯增益其數至以九人為隊而其義亦為精密六花魚麗之類乃隨人而變因時制宜者也要之布隊成陣莫重於節制嚴則五人可也九人可也縱横曲直皆可也故欲廣團結不必先求陣形惟在於重節制耳節如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上統乎下下承乎上脉絡分明而不亂統攝涣散而不遺驅踏水火而不避所謂握奇是也捉零就整最為兵家要訣曰古之陣圖以四為正以四

為奇其說不一何謂也曰奇正二字最宜活看不必以四正合以四奇勝何也曰受敵之方即是正也敵之攻我也無常如敵攻乎前則前哨之兵即為正矣左哨為左翼而進以擊其左右哨為右翼而進以擊其右後哨遶出敵背而攻其後皆謂之奇其攻我左右後也亦然正合者明明白白與敵合戰彼此皆打點防備安能保吾必勝乎若於不與敵相對之處抽分其間幾隊或橫衝或後擊或用游兵張疑設伏出其不意攻

其不備智能超拔者勝此必然之理也故曰以正合以奇勝以分合為變

選將論

向來諸公論將之法詳矣然似欠明也何也將有不同有大將有偏將偏將亦不同有先鋒有哨援有守營有奇伏必先正將之名色而後論夫選之之法庶言有歸着而法不混施焉耳何謂大將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虛懷而取善不遺用材而罷使各當古人所謂善將

將者是也何謂偏將恤下而不苛遇敵而不懼奉令而不違沈幾而不露應變而不窮古人所謂善將兵者是也要之上通天文下達地利中諳人事必兼此三者而後可以言將否則不得乎太乙六壬禽遁之傳不知乎駕風鞭霆之術孰為勝地而宜據宜爭孰為要路而宜守宜伏敵情有緩急難易如何而攻陣勢有奇正分合如何而用孟浪而戰是以卒與敵也夫大將以出令為職者也若識不足以範圍才不足以駕馭諸將其肯奉

行乎偏將以受成算而不自用為職者也若提兵旣遠不能隨時出奇而欲一一關白主帥其能以成功乎昔王晉溪在本兵宸濠之亂談笑自如人或訝之晉溪曰兹事吾已料理之矣王伯安有大將才吾置之於贑州是也未幾而全捷疏至人咸稱服愚謂選大將者當以晉溪為法仇咸寧之大父為百戸時冦騎數萬突至都御史李忠宣知其能使率兵禦之仇毅然曰兵不必多憑吾自選五十人足矣忠宣從之仇度冦所必駐之處

掘地坑令二十人埋伏覆以蘆席飾以浮土三十人登山瞭望以銃為號寇至此果札營夜半銃發坑卒地雷亦起寇疑大軍襲之自相蹂殺過半而走質明五十人歸報中軍遣人馳割首級遂成奇勳可見勝敵不在多人命將亦不必循資格惟存乎知人善任而已愚謂選偏將者當以李忠宣為法

慎調募論一

今之論禦寇者有三曰調客兵曰練鄉兵曰募土著之

兵愚以為募土著之兵可也調客兵與練鄉兵不可也何也客兵性氣驕悍不受吾之約束既不肯受約束豈肯出死力而為我殺敵乎故客兵有害而無益所謂不可調者此也欲練鄉兵須處錢糧養之今之錢糧甚難區處將欲使民自備歟則民因貧而投兵豈能自備乎將欲官給之歟則凡民之無依者恐盡起而應募何以支之將欲驗田均派歟則田多者恐其始倩勇夫以充役後用家丁之無能者以抽代人且不常安能訓成兵

技乎況防春正值農忙廢田事而團結不可也鄉民各保其鄉調用之於他處不樂也故鄉兵保結之法僅可以防夜警自古迄今未聞以之而禦外畨者所謂不可練者此也夫惟募兵一事執利權以圉民選擇之精訓練之勤賞罰之嚴悉由乎我而大有實益然募遠方之民非智也加賦以養兵非仁也須遵奏行新例令貧民補實衛所軍額查各州縣民壯弓兵之額而三分之留其一與有司自用取其二而團聚於府沿海弓兵亦取

而團聚之通計三項每省若干名用其精强易其老弱大約以三千為率合軍伍民壯弓兵之三者豈不足以供其數乎軍糧每嵗九石六斗以一衛計之則五萬石矣民壯弓兵每嵗身銀七兩二錢以一府計之則幾千百兩矣此國朝定額現在所實費者以是實費而行吾實事分而訓之各精一技合而訓之使知分合進退之法平居則團練於府有警則分調各州縣豈不精壯常在官使不必調兵而兵自足不必擾民而餉自充也哉

是之謂土著之兵所當募者此也雖然欲復祖宗之軍額須復祖宗之糧額凡衛所缺伍而開作羨餘者不奏查之不可也欲團練民壯弓兵須令各州縣按季撥解民壯弓兵之身銀若聽其自取諸州縣不可也蠡測之見未知然否

慎調募論二

募兵之法但當於本處報選何也其家在是則所獲工食便於歸寄防春之暇便於歸耕其人善惡便於保結

召之則聚散之則歸然須不限名數如收錢之法日積青蚨幾文馴至一貫孰有勇力孰長技藝選其精能汰其懦怯夫然後募得其人也若四方泛募則是烏合之衆無賴之徒招之甚易散之甚難今日之兵夫他日之盜賊也葢離家久遠財不得寄歸淫酗賭博恒心亾矣一旦革之非刼奪何以生乎荆川云遠募不如近募亦此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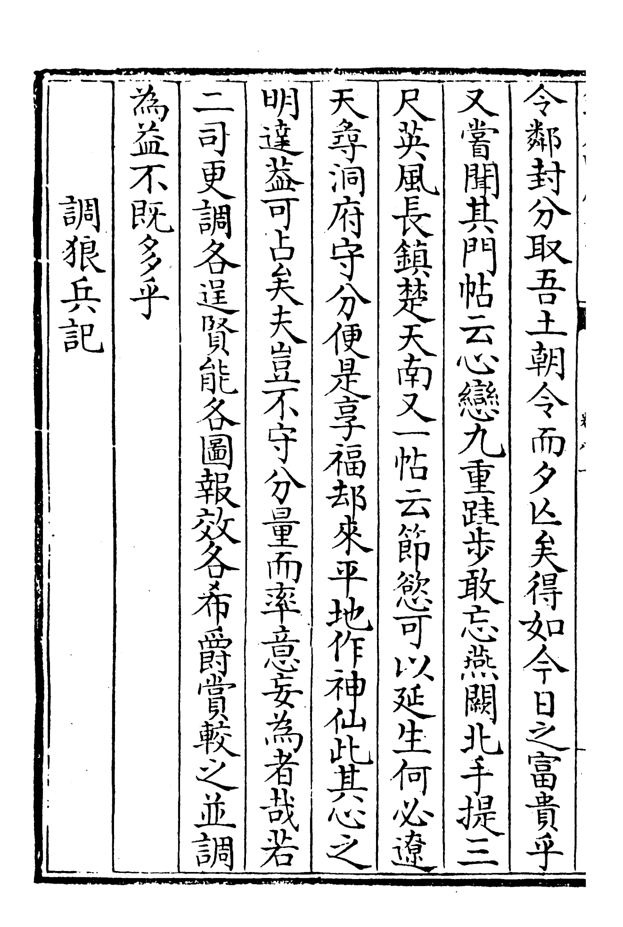
調湖兵議

湖廣土兵永順為上（彭翼南）保靖次之（彭藎臣）其兵天下莫强焉近嘗調三千人後調六千此在官之數也實私加一倍共一萬二千人其陣法每司立二十四旗頭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横列為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横列為第三重又其次七人横列為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横列為第五重其餘皆置後歡呼助陣若在前者敗績則第二重居中者進補兩翼亦然勝負以五重為限若五重而皆敗則餘無望矣每旗二十三人二十四旗共五

百五十二人皆精選之兵也其調法初檄所屬照丁揀選宣慰額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几上銀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衝鋒者收此銀啖此牛首勇者報名彙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即各旗頭標下二十三人是也其節制甚嚴止許擊刺不許割首違者與退縮者皆斬故所戰必捷人莫敢攖但沿途剽掠胥謂其不可用不知剽掠之故一是因調來者非止一枚有過得相推委二是因小頭目 愚弄宣慰謂人不可擅殺殺則言官論之

朝廷罪之彼然而聽之也若以保靖永順分為二班輪歲更調每調定以萬二千人每人月給工食銀一兩每歲十四萬四千兩先以四萬與調官領給土兵途費不必騷動有司及稽程途其來也以一憲副督之宣慰專主聚泊每晚不許舟師亂泊須視調官寨旗然後魚貫而泊次早即行勿容登岸既至軍門以二千人派之溫台二千人派之寧紹二千人派之杭嘉二千人派之蘇松二千人派之淮揚各以一頭目將官領之其餘二千

人宣慰自領以聽軍門調發隨處策應有功者照常每級賞銀三十兩給與本兵無使土官侵匿宣慰土官大加陞賞其歸也憲副與調官仍照前法送之則兵將感激聞風知勵何剽掠之有所患者土兵無鳥嘴銃須軍門以素演熟者三千人分撥助用其技為十全矣或謂夷性難馴萬一生變何以制之是殆不然嘗聞二宣慰之言曰吾祖宗相傳土地官職遠自隋唐未嘗易姓以奕世謹守忠義故也若恃兵勇謀為不軌朝廷下片紙



令鄰封分取吾土朝令而夕亾矣得如今日之富貴乎又嘗聞其門帖云心戀九重跬步敢忘燕闕北手提三尺英風長鎮楚天南又一帖云節慾可以延生何必遼天尋洞府守分便是享福却來平地作神仙此其心之明達蓋可占矣夫豈不守分量而率意妄為者哉若二司更調各選賢能各圖報效各希爵賞較之並調為益不既多乎

調狼兵記

島寇之變東南之民焚刼殆盡上命南京大司馬半洲張公提八省之兵刻期勦滅公曰寇强民弱非藉狼兵不可疏請於朝遣南京車駕司主事阮文中往調乃甲寅九月十日也十一月朔至梧州軍門調取左江之田州歸順州右江之南丹州那地州東蘭州土官土目各率其旅聽用十一月十九日兵備副使陳詔儒閱籍與人數不侔覺其虚冒行糧而情性桀黠又難呼闔乃以意判减田州官婦瓦氏與其孫官舍岑大壽岑大禄所統頭目

鍾南黄仁等領兵四千一百名有竒戰馬四百五十匹歸順州土目黄虎仁等領兵八百六十二名南丹州官弟莫崑莫從舜等領兵五百五十名那地州土目羅堂等領兵五百九十名東蘭州土目岑禍等領兵七百五十名共計六千八百七十三員名其間尚有虛數大約不上十之一瓦氏帶女從四十餘人不與焉瓦氏為故岑猛之妾年踰六十子死孫幼素聰其夫受僇職又畢鄰封族人侮之闈調踴躍異立功自振初以一萬三千

人應調兵備不許止准四千有奇嘗對張司馬委官云
是行也誓不與賊俱生葢由衷之言也田州之兵與右
江三州素不相睦聚則讐殺軍門請於上命游擊白泫
邹繼芳分轄之各兵俱以十二月十四日啓行二游擊
請先後續發防爭道也陳兵憲恐難防範且欲攝權歸
一總夥而行不以分屬二將二將僅能自馭其各帶報
效百人而已乙卯三月初一日兵至蘇州郡守林公懋
舉以祖宗舊制狼兵不許入城造廠楓橋欵洽土目凡

薪粟魚鹽之類散給兵衆者倍於他郡就廠竚候張司馬自嘉興至蘇謂郡守曰野人慕蘇松之勝久矣萬里遠來藉以靖難當推誠待之若防閑如寇豈能得其心也遂令入城住劄五日發行張嘗總督兩廣稔知狼兵情性不可以威刼而可以仁感狼兵亦素懐其德願為報效故有此處也軍門以白法專統田州之兵鄒繼芳專統右江三州之兵而歸順一支併於繼芳葢歸順本屬左江宜統於白法以右江兵少故併之是日陳兵憲

以兵交付二將而歸二將至松江適上命工部侍郎趙文華祭海軍門遂同詣海望祭親以田州兵派住金山歸順兵派住乍浦右江三州兵派住八團九團北方官兵海陸各守要衝以防寇逸時島寇萬衆亦設地抗之類以自固我軍未敢輕戰者欲少憩俟麻陽兵至僇力也麻陽兵以四月初三日過龍王關初十日至丹陽十六日至松江勇敢與狼兵同而殘忍山野過之其數雖名六千實一萬二千人益正數六千名乃欽命調來

加倍六千名則正數之外其將保靖宣慰彭藎臣永順宣慰彭翼南希覬功利私募而來所過郡邑支應工食倣狼兵之例私募者有司不准其數不以給狼兵中亦多不可用者詢其故岑氏家法七人為伍每伍自相為命四人專主擊刺三人專主割首與埶所獲首功七人共分之割首之人雖有照護主擊刺者之責然不必其武藝之精絕也我朝軍功以首級為驗要之斬賊者必不暇取首級取首級者必非斬賊之人兵家僨事往往

坐此狼兵是法可以為用兵者之要訣不可謂為管見
而不之師也二遊擊僅有統領狼兵之名而無生殺狼
兵之權盎狼兵所服者其土官土目而已故軍門以簿
二扇分給二遊擊令其紀載不用命者以俟歸日聽軍
門治之實不得已而存此體式也狼兵寓此不服水土
溽暑大衆相聚往往病疫議者欲查泰州王道士拯瘟
塲疫癘之法以百金購蒼朮行之亦竟不果狼兵凡歷
一十八郡每兵遇府給米五升魚鹽各二觔柴十觔准

牛肉銀二分准酒銀二釐其土目每人猪一口准銀七
錢瓦氏與二孫加銀三錢撫按所犒花紅銀牌之類亦
止及於頭目而兵衆不與也兵發梧州至南雄郡凡十
五站有司乃以三板船六百艘送之越贑州復下船亦
用三板船六百艘送至南昌易大贑船四百餘艘送至
京口京口以東偶緣水涸人懷丹陽休息之願適丹陽
開河縣尹避而不出居民又閉門不納兵憤因而搶掠
隨步至奔牛鎮常州以民船接之送至嘉興此行各縣

船皆會總於府府每船給銀一錢即發故沿途並免留難亦不閙侵奪惟供應魚米酒銀之類頭目或減尅之狼兵性貪淫徒劫於其主威飲恨從戎識者已知其必難成功是役也阮主政大得狼兵之心所過之地亦無不感其惠者陳兵憲隨地頓兵而不輕進人或訾之迄今海濱未得良將言官交薦貴州總兵沈希夸智勇絕倫且有家兵二千可恃又云四川名將何卿俱未試也張司馬委蒙主政募兵於濱州以閒住都司張國威統

之其數雖有一千四百餘人聞皆流落亾賴之徒身銀
且各費三兩矣此客兵之最下者與山東處邳所募相
伯仲也
糜費巨萬遠事徵兵豈得已哉以我兵不足恃故也然
島寇犯順兵力即不支矣萬一四方多事豈盡取必於
荆麻狼淄之戍乎寇未滅而客兵之憑陵者已數數見
若以徵調之費練土著之兵豈無秦楚勇悍燕趙忼慨
亦奚俟於徵云是故調兵者權宜也練兵者久計耳當

事者不可以不審　若曾再識

僧兵首捷記

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習兵東南文物之地武備尤弛嘉靖癸丑春倭人猾夏我祖宗之制非奏請不得擅動軍旅有司倉皇不及以聞權起民兵禦之蘇松海濵倭寇不盈二百人揮刀迅捷小民畏怯遇之輙敗而走如是者三十七陣矣操江都御史蔡公克廉募僧兵殄滅之嗣後我師與倭戰多凱旋凱旋自天員僧一陣始前此

五越月所未見也先是倭寇首陷黄陂杭郡守孫公欲預備而無兵與都督萬鹿園養僧二百人於昭慶寺三司戲鹿園曰僧何能也而隆重之乎鹿園述文事武備僧若干人三司欲賭酒為試鹿園遂設席於湧金門三司既集暗置教師八人促鹿園召高僧一人敵之鹿園請孤舟孤舟不知其何說也揚揚而來八教師從傍躍出各持棍亂擊孤舟孤舟一無所備以偏衫袖却棍一棍為袖所裹信手奪之反擊八人八人應棍而倒三司

擊節歎賞孤舟直攻上堂排仆燕席大呼曰公等何讐
令人計殺我耶鹿園語之故孤舟乃已自是客僧大為
三司所欽倭寇犯杭城杭城閉倭屯鮓山三司領僧兵
四十人禦之其將為天真天池二人天池乃少林僧爾
時天員尚未出也天真等交兵大破倭寇倭寇走襲上
海太倉蔡公駐節吾蘇聞僧兵名遣千戶王茂生員盛之
化持金幣往聘之杭城方戒嚴莫肯與鹿園在西山中
得蔡公書無以為謝使人請月空等十八僧出城三司

以此十八僧者原非禦寇四十人之列也遂縱之鹿園與月空曰爾之之都院也宜述僧兵衆寡不敵之故繳其禮幣而善辭之脫有不允即薦少林僧天員為將天員現講楞嚴經於天池山中乃將材也爾等屬之可以當倭月空至吳門蔡公見而拜之月空辭不獲遂薦天員天員以是就聘出山乃五月十日也蔡公館之於瑞光寺與月空同處天員招選四方僧八十四人擬立將領杭僧以其原在吳地有子民之義月空自杭來乃客

也宜讓為將天員曰吾乃真少林也爾有何所長而欲
出吾上乎十八僧自推八人願與天員較技八人驀以
拳拳天員天員時立露臺八僧自墀下歷揩而上天員
見之即以拳揮却不得上八僧走遶殿後持刀從殿門
出斫天員天員急取殿門長閂横擊之衆力不得近反
為天員所擊月空降氣求免十八僧遂伏地稱服焉左
右馳報蔡公蔡公親至寺謂天員曰聞汝驍勇果能以
滅倭自任乎應曰諾面令競試武藝天員復以寡勝衆

蔡公大竒之遂批牌語云月空領杭州僧兵一十八名天員領蘇州僧兵八十四名恊力征勦蓋重鹿園而存體面又半息其爭也天員遂於五月二十一日從蘇州起兵二十六日至松江又選蛇山兵一十八名與月空合為一枝共一百二十人劄營於普照寺客雇皮工造皮甲竹工造毛竹甲皮甲在内竹甲在外鐵工造鋼义二十四把鈎鎗二十四把鐵棍一十二條客與松江府取靛青佩諸身畔封固刹門分為十營定派兵䆒而演

習之六月初四日發兵至閔行鎮蔡公牌仰僧兵為前
哨初八日至新埸鎮次日至南滙嘴中後所劄營初十
日遣騎往六團廵哨聞有賊百餘人在焉奮力追擊賊
懼而逸止存母子船五隻鑽木取火燒去其三以絶巢
穴餘二隻亦為風浪所粉十一日黎明天員與指揮朱
某方議往八團迎賊留提管僧無極等於六團下營會
韓都司璽委朱指揮往八團廵哨朱遂先至八團被賊
殺傷部兵二十九人時六合知縣董邦政兵先被賊殺

者亦四十人矣是晚僧兵至八團駐監生喬鏜莊有楊指揮樊指揮者先在莊前劄營天員令其入内自以兵捍賊於外賊使人覘僧多寡莊人謂之曰其數吾不能知但知其煮粥米一石每人分啜二碗而已賊聞之即走次日哨探賊在二團三團天員乃引兵南還至一團之翁家港遇敵巳申時矣天員曰天未晚猶可戰也率僧兵二十五騎前哨衆兵繼之倭賊登屋瞭望者二人天員率諸哨騎為先鋒月空等排陣於後見賊下屋天

員心覺其設伏即衝前堵殺不容埋伏賊忙迫換計裹衣包為八扛餌我兵天員下令曰如有搶倭財物妨悮大事者斬衆騎不敢有所取月空無極横列陣為長蛇之形韓都司王守備等繼其後相離約百餘步陣法兩人持長鎗夾一鈎鎗手於其内稍退一步鈎鎗之傍長鎗之後鐵棍砍刀相間而列弓弩火砲左右參錯陣形既定各噙靛花一丸於口倭賊見僧兵列陣度不能伏其頭目稱趙大王者即舉扇招賊歸戰諸賊扯去衣袖

及內外襟令人舁一板門西向植地以鎗支定二善弩者夾門隱身而立二小倭遞箭於傍賊酋四十人俱衣緑排為一字形當其先餘六十人俱衣緋列於左右各持兵籠仰天而揖揖畢令刀手驅所擄民擡前所裹衣包八扛撒地而走僧兵知其為無用之人不之迎也亦莫敢越壘而趨利焉天員引騎兵左右閃開誘賊前進賊先發矢僧兵亦發矢天員傳令停射交鋒無極摧陣呼伽藍三聲大喊殺殺長鎗手奮勇前戮賊舞刀亂砍

鈎鎗手隨長鎗而進從隙鈎賊之足箭手發射鐵棍隨鈎鎗而進擊死鈎倒之賊刀手繼之賊一面欲支長鎗又欲却箭不虞鈎蛇循地而至不能更顧其足也僧兵臨戰暗約以靛青塗面賊見青臉紅布蒙頭疑為神兵膽已褫落戰時左右弓弩火砲齊發天員引騎兵遶出賊後韓都司家兵與銃箭手三四十人隨之圍賊於中賊大敗斬首四十餘級賊捨死潰圍騎兵開一角縱之走匿王氏屋中僧兵圍之以火攻賊賊穿壁而逸半陷

入靛坑中長鎗手刺殺之僅存二十餘人逃入老營合守營者共五十餘人僧兵攻之急一倭婦出走乃趙大王妻也僧有名某者驍勇絕倫持鐵棍踰塹溝擊殺之時已昏黑不能戰遂收兵而還行若干里至中前所劄營賊戴夜奔柘林殺一巡檢二弓兵即如金山十四日天員等堅壁不出調養刀箭所傷更選壯僧七十餘人合韓都司家兵張忠等三十餘人更為征勦之計是日也韓都司等官悉至營來謝而以銀牌稱賀焉十五

日天員復引兵至金山賊逃往嘉興之白沙灘潛住王家莊十六日僧兵追及之適湯總兵兵亦至相合火攻賊死二十餘人出亾被殺者復二十餘人凡翁家港逃賊與老營之賊至是勦滅無遺矣二十一日天員復率兵在八團等處搜邏一日而還初蔡都憲牌云僧兵驍勇不以首級論功天員據此節制其衆不許違犯憲語韓都司見僧兵數寡常恐恐然在陣後半里大呼衆兵接援故一時被害不過了心徹堂一峰真元四僧而

已僧兵之成韓都司協相之力葢不可誣也夫今之武藝天下莫不讓少林焉其次為伏牛要之伏牛諸僧亦因欲禦鑛徒而學於少林者耳其次為五臺五臺之傳本之楊氏世所傳楊家鎗是也之三者剎數百其僧億萬内而盜賊外而蠻貊朝廷下征調之命蔑不勝者然觀於翁家港之捷天員智謀紀律有古名將之風不特技藝之絶人而已予嘗過而訪之天員適與高僧翻閱藏經三千而遍其書有經有論有律三才之理靡所不

載用兵之訣間見而雜出非心閒氣定不能從容紬繹天員學有淵源宜其用武臨戎而變化不窮大與少林增光未必少林之武僧一一如天員之胷襟也吾儒講法聖言精忠為國倘不鄙夸其技而兼通之師尚父孔明有不能跋也乎

公賞罰論

若曾按向來諸公所論皆賞罰之常格未盡其妙也何也今之衛所官乃紈綺子弟而已矣武藝且多不諳況

肯捐軀建功業乎衛所軍餘世平日久不經訓練一旦臨敵無技能可恃胆寒氣怯非敗即走以是常格賞罰待之豈能煅煉淬勵而得良將勁兵乎夫賞罰者榮辱之謂也大而官爵之命小而言語之褒皆謂之榮重而斬刖之刑輕而斥詈之及皆謂之辱施恩而可測者非榮也惟施不測之恩人方以為恩而知所勸耳施威而可測者非威也惟施不測之威人方以為威而知所懲耳故有今日為行伍而明日拔之為將領者有侵晨在

人上而薄暮降之為役卒者褒貶予奪大公無我顛倒豪傑莫知端倪則人孰肯甘處其辱而不思所以自奮哉周禮爵以馭其貴祿以馭其富正此意也在上者能測乎此則激惰為勤轉弱為强不必用衛所之官而民間自有良將可選不必調湖粤之兵而鄉閭自有勇夫可練矣

勒功三誓

自倭患之作也吳人論功有三屈焉若曾辨而伸之有

三誓焉何言乎三也乙卯之秋海賊五十三人自浙東而杭嚴而南都而毘陵以至於蘇為提督都御史曹公所滅或論之曰賊數不多未足為大捷也愚謂不然葢此五十三人者使其皆常賊也則所計止於五十三級其捷誠小矣以若曾觀之猾而有謀勇而善鬬殆賊中之精選非常賊也其所經歷八郡轉戰三千餘里凡人材物力地形靡不了然於胸中不殺人不掠財不姦婦女周流深入此其志詎可測耶夫曹公不過一提督

耳其所提之兵孰與南都四十八衛之多所運之謀孰與南都府部操巡之衆賊過南都兵敗城闔莫之能格自非曹公忠義感人紀律嚴肅刻期勦除則將歸於海瀆老巢矣當是時徐海擁衆十萬若以歸賊分為頭目分統賊徒五十三支分道而進蘇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一十八縣無處不放火劫殺則將各救城池不暇各上司兵隔絶而不相援鄉邨之民無可逃生非死則脅從矣七郡地方豈不岌岌乎其危哉七郡危則南都亦大

震搖今皆無之實由曹公殲此五十三人之力也殲此五十三人而後賊不敢渺視内地輕率而入是捷也不惟小民造福而於朝廷兵馬錢穀所省詎可量哉今制斬首級者計功陞賞斬眞賊首者别論曹公所斬似當以賊首律之而不當視爲常賊曹公所斬之數似當以千萬人擬之而不當拘其爲五十三人也昔吳民感恩之深嘗欲刱生祠以報之後乃爲督察趙甬江所忌不惟不舉其功而且以他事劾之而去豈非天地間一大

屈哉使操觚者而含糊焉則為欺朝廷上帝矣若曽之所以誓而欲辯者此其一也巳未之夏毘陵唐公順之捧勅至吳經歷海上倭至不得登劫屯兵於三沙公帥兵圍之賊走江北為李中丞所滅或論之曰六月興師勞民費財不能搗巢而縱之走未見唐公之能也愚謂不然夫倭船之來非一嵗矣每至即登岸未有不滿載而去者若非唐公與熊兵憲親出海洋嚴督將士孰肯僇力驅賊於沙上哉當是時撫按廵江皆鈌唐公原無

提督之權又無可戰之兵與可調之糧使他人處此必坐省城移檄將官閉奸塞責而將官又襲故套止擊去賊不擊來賊數郡生民廢耕耘塡溝壑如甲寅乙卯歲矣安得賊千三四百人歷三越月而但屯於一沙不渡海不流突内地不殺人焚劫楬腹而纍竄哉自此失志島倭聞之至今不敢寇吳唐公保障之功誠不小矣新例禦賊於海洋不使登岸者雖無斬獲猶叙超格唐公積勞成疾轉官而歿吳民陰受其賜反訾笑

之豈非天地間一大屈哉使操觚者而含糊焉則爲欺
朝廷欺上帝矣若曾之所以誓而欲辯者此其二也癸
丑之春倭寇初至世際久熙無兵可禦操江都御史蔡
公命少林僧天員領僧兵滅之或論之曰僧異教也一
戰何足道哉愚謂不然夫國家素養武臣在東南者
不少矣倭變暴作連戰敗三十七陣若非天員游寓天
池蔡公聘而用之則倭賊渺中國爲無人我兵視倭如
雷電鬼神而不敢犯長驅深入焚戮之慘恐不俟次年

而遍及於内地矣天員一戰於翁家港再戰於白沙灘倭賊二百五十餘人斬刈無遺自時厥後我民方知倭為可敵而兵氣漸奮捷音漸多實天員一戰有以倡之也其安中國之神氣功豈小哉班師後當道莫與奏功而僅賞銀牌退歸山剎吳人亦無有知感者豈非天地間一大屈哉使操觚者而含糊焉則為欺朝廷欺上帝矣若曾之所以誓而欲辯者此其三也夫曹公去任之官也荆川已故之人也天員遠方之僧也曾也豈有所

為而故礜之耶天理人心喚醒於今日娼疾怨讟㢟消於將來昔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若曾不使願效顰云

禦寇説

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若干人流離遷徙所在邨墟為之一空有司深關固閉任其四郊殺掠其意止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甚不得已紛紛抽點壯丁民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人見殺千人自潰

徒長賊威竊祖宗於遼陽山左江浙閩廣沿海設立衛
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又設都指揮一
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為名今倭寇憑陵所在束手當
事者拘碍文法動以擅調官軍為辭按大明律擅調官
軍內一款云其暴兵猝至欲來攻襲事有警急及程途
遥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勦捕若寇賊滋
蔓應合會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
不即調遣會合或不即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即發

兵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撥策應之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揺動畿輔蘇松内地城門經月不開百姓危迫各衛擁兵深居坐糜國家月廩賊在近郊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豈計之得哉夫以沿海衛所自足備禦乃既不能把扼外海而俾之突入内地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勢不可支然後請旨動調大軍是虚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況俟朝廷命下動經旬月吾民餍飽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大軍之集

倏忽遁去雖貔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驛騷而已

宜遵照祖宗設立備倭之意并按大明律軍政調撥

策應督令衛所將校精教練愼斥堠勤會哨俟賊之

來於海中截殺之盜賊在海中舟船火礮皆不我敵又

多饑乏苟一登陸如螃蠏出筐不可禦矣務嚴立條

例禦賊於外海者為上功能把截海口不使登岸亦以

功論賊從某港入係某衛所汛地該弁殺無赦其有司

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

知效死而賊不能犯矣

復當道問兵務劄子

伏蒙台問用兵事宜菲材愧不足以知此姑據耳目所及千慮一得之愚以對夫勾吳地勢東瀕溟渤北枕大江中滙震澤諸湖每遇春汛倭船乘風而來沿海一帶地方無處不可登泊此寇之自外至者也平時則鹽盜出没於三江五湖縱横聯絡甚至千人難於勦捕此寇之自内作者也自昔吴中兵防不過斯二者今則不然新

出一種亮徒晝則充兵夜則為盜坐食乎官刼掠乎民所謂水兵是也此因設之以禦外寇而致者也醫家論病云有外因有內因有不內外因江海之寇外因也湖泖之寇內因也皆易治也何也可以測候而預備也水兵者不內外因也其機隱而無形其人混而無辨革之則無以禦寇用之則反以殃民甚哉此寇之難治也愚也清夜以思三寇雖殊一言以蔽之曰兵政不肅焉耳請為執事詳言之我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習兵倭患暴

興徼以攻守當道暫調各省客兵以應之所過殘掠甚於倭寇且供費浩繁送迎紛擾於是乎議用土兵為長策調客兵為權宜而兵船勇夫聽人投雇習以為常矣然自嘉靖三十二年以来養兵之費不為不多民力已竭矣每遇寇至即登岸焚刼曽不聞兵船遏之於海而不容其入港其流突也亦不聞勇夫遏之於陸而不容其越境哀哉斯民何辜而出賦税以養之乎間或叅用客兵客兵抄暴亦不聞土兵出分毫之力為民捍庇所以然者非客兵敢於肆虐乃因睄視我兵必不能

制故也我兵亦非故欲縱倭乃因戰陣無勇自量必不能敵故也今日土兵之為寇亦惟窺破其黨為當時所倚仗故束縛之稍嚴則激變之禍起其所由來者漸矣吁要之皆由於兵政不肅焉耳所謂兵政不肅者其凡有六一曰不擇將領二曰不慎選募三曰不諳訓練四曰不明賞罰五曰不惜財用六曰不覈圖籍

何謂擇將領將者三軍之司命也今之武職生於豢養或徒事翰墨而不閑武畧或徒讀父書而未履戰陣四

方召募之人其閒反有謀勇過人者以是將而統之誰肯心服而效死乎此將之不能成功其故一也近年當道嘗奏調各處名將來此統兵風氣未宜地利未知意氣未孚號令未信此將之不能成功其故二也自古國家用兵常乏將材民閒盜起多是豪傑愚以為選將之法何必拘泥故常但當就所練士卒之中合數十人而校之是為一隊其謀勇技藝孰為一隊之所推服即拔之以為隊長合三隊而校之是為一總其謀勇技藝孰

為一總之所推服即拔之以為百長合三總而校之是為一營其謀勇技藝孰為一營之所推服則拔之以為千總為頭目者果能服衆志於平時則教藝而必聽從臨陣而必奉令手足捍衛之義自著矣昔宋歐陽修云每百人團為一隊教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裨將合十裨將而教之又於其中擇有見識知通變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智勇乃萬人之選也推行是說揣髀之思不亦

可息乎其在武臣中有曾立戰功及休致緣事應襲舍餘而勇畧出衆堪為將領者執事甄而拔之駕而馭之擾而習之統民兵備攻守庶幾所得皆是眞才何患敵愾之弗克禍變之弗靖哉

何謂愼選募今之論禦寇者有四曰動官兵曰調客兵曰練鄉兵曰募土著之兵愚以為募土著之兵可也餘三者皆不可也何也我國家養軍二百餘年徒費糧餉而已平時既多役占而不勤以兵法遇變又恐碍法而

不敢以擅動逃亾不勝其衆多跋扈有難於制馭此軍旅之不可恃一也邇年倭變猝生無以禦之甞調客兵矣然山東兵調矣而無救於敗狼廣兵調矣而無救於敗蕃土兵又調矣而無救於敗其性驕悍不受吾之約束所遇殘虐莫能禦之况望其為我出死力以殺敵乎此客兵之不可恃二也欲練鄉兵須處錢糧今之錢糧甚難區處將欲使民自備歟則民因貧而投兵豈能自備乎將欲官給之歟則凡民之無依者盡起而赴募

何以應之將欲驗田均派歟則恐其始倩勇夫以充役
後用家丁之無能者以抽代人且不常安能訓成武藝
哉況防春正值農忙廢田事而團結不可也鄉兵各保
其鄉調用之於他處不樂也故團結之兵僅可諭以共
保室家小警則虛張聲勢以幸賊之不來大警則預收
斂免受禍之太慘如斯而已自古迄今未聞以之而禦
外裔者此鄉兵之不可恃三也夫惟募兵一事執利權
以圉民所募勇夫憑吾選擇人人精壯可用若移調客

兵與實軍伍之費而費之於募勇敢為益不既多乎然自甲寅歲後勇夫水兵蘇松四郡不啻萬計每田一畝加税若干以養之名曰海防養兵銀其費踰百萬矣曾不聞得其捍衛之益此無他良由司選人之柄者貪汚昏昧一切濫收萍聚無籍貫之真烏合無統領之素入㲉之後虛糜廩餼聚散無稽固有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亾虛報冊籍實在則無其人者安得不為此輩之所玩操戈而反攻哉以愚測之遠募不如近募募多不如

募精何也本處報選則其家在是而所獲工食便於歸寄防春之暇便於歸耕其人善惡便於保結召之則聚散之則歸然須不限名數如收錢之法日積青蚨幾文馴至一貫又須各令隊長自擇本隊孰有勇力孰長技藝選其忠良汰其奸懦夫惟將知將惟兵知兵豈有為一隊長而不能精擇數人者乎遇其勝負非為稽其舉主一體賞罰夫然後募得其人也若四方泛募則水土不服道途盤費有身家者不肯應募而應募者多無藉

棍滑之徒其志不在於戰而在於擄不在於受約束而在於逃故募兵可也遠募與濫募不可也或者曰兵之强弱惟係得人與不得人齊桓公用一管仲行内政寓軍令之法遂霸天下今若有人能倣其義於保甲法中抽選且如每甲中一家出丁九家不出丁者出銀津貼則不患無兵與餉矣就其中更選一班精鋭專一聽調謂之遊兵豈不攻守皆有備乎

何謂諳訓練所謂練者非但執旗列陣於教場演兵罷

之花巧閲進退之虚文而已其要莫先於練心其法莫先於節制節制者如竹節之節節節而制之分數欲明頭目欲衆感令欲信情意欲孚出入登涉聚散坐卧馭之皆有成法使其心志耳目齊一而不亂轉弱以為强至臨敵時即以所習者用之是之謂操一日有一日之效熟一件有一件之利豈非常立於不敗之地哉若平日之操法如此臨陣之戰法又如此彼選兵者非練兵之人練兵者非領兵之人雖訓千百年何用哉如愚見須

於㑹經戰陣曽立戰功之官擇其中之最者以為將帥始而募士中而練兵終而涖戰皆責諸其人仍分水兵陸兵而定夫訓練之法其訓練陸兵也須于客兵之中選技藝之尤者各數人厚其工食俾敎所募之兵以一敎十以十敎百以百敎千以千敎萬不半年而民兵即客兵矣故曰募兵戰不若募兵敎與其徒費財以募夫不教之民孰若移其募戰卒者而費之於募教師乎為將帥者更須立為定期每幾日至教場齊以分合進退之法重以信

賞必罰之權每十人中拔取一人以為衝鋒如是而陸戰豈有不勝者哉其在水兵則不然有可操者有不可操者沙船艟艚蒼山八槳等船皆可操者也廣福大船乃不可操者也何也海中以風潮為主水操之法欲進則進欲退則退欲轉折則轉折回翔如飛橫風鬭風皆能調戧者惟沙船也其次則蒼山艟艚之類帆櫓兼用亦可操演若廣船福船皆不設櫓所恃者帆耳其船重大順風而往逆風即不可回乘潮而往逆潮即不可回

進退轉折皆非所便也將欲操之於内港歟則又港形甚狹潮勢甚迅兵船操者甚多大船順風其迅如矢向前衝擊舟遇即碎故斷斷不可行惟募舵工得人則奪上風施火器或迎而犁或尾而追或合而圍或横而衝總副叅遊注意遴選賞罰則可耳然廣福浙之舵工常欲賣陣用之則恐其致悞不用則無以駕使須以原船水手與太倉崇明沙民相雜演習能者漸多則原船水手可以漸減全能自駕則廣福浙人可以全革如是而

海戰豈有不勝者哉

何謂明賞罰從來立功止擊歸賊不擊來賊從來論功止問首級不問衝鋒其用罰也問奸躲避者不治臨陣逃脫者不治坐視不應援者不治或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時而罰與無罰同亦有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者何以一人心而作士氣乎葢海中擊來船與去船不同去者賊氣已惰賊貲已滿擊之頗易人亦樂於擊之然殺一賊止於一賊而已來者賊氣方鋭賊舟尚空人

不樂於擊擊之亦難若殺賊一人不知良民之保全者若干人也此賞格之當明一也兩軍格鬬手眼瞬息不得差遲何暇割首使其割首則不能再戰而為敵所乘為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級非賊大敗奔遠必不能割而割者多不真衝鋒之人必無首級而多不得賞此賞格之當明二也向來將官畏罪每遇賊入妄稱追逐其實不敢近賊賊之虛實亦不能知追賊出境又捏報血戰沈死者不計焚死者不計斬獲賊首一顆或二顆此

罰典之當明一也西北二邊事屬武臣軍法素振東南武將無權文臣任事惟牌票文移云軍法從事而已前進者死後縮者生人何苦而冒進以自速其死也哉此罰典之當明二也自古孤軍獨戰未有能濟城邑被圍須仗外援令各將自以其心為心不思脣亡而齒寒竹破而瓦解此罰典之當明三也為今之計莫若申明條例將官能使賊船不得泊岸而於海洋擒斬首級者得敘異格各軍人等所獲功次亦比內地不同擊歸船真

倭一級者給賞銀若干擊來船真倭一顆者增給賞銀若干㢘水卒感服打來船者漸多而賊之登岸者自少矣將臨陣時審兵之願衝鋒者每人給與小木牌一面使衆皆知其為衝鋒彼雖欲不前不可得已衝鋒之兵不許砍首級違者杖一百仍不准賞助陣兵夫方許割首如一陣斬首級若干顆該賞銀若干兩以七分給衝鋒兵二分給助陣割首之兵一分驗被傷者給之則不致爭功而人皆思奮矣其報稱追敵者務要從實徵劆

如果賊勢猖獗寡弱不支徑許聲說以為別圖若窮追累月不聞一戰至賊去而欺罔觀聽者其罪與退縮同則可以破夫躲閃之故態矣今之兵夫望敵而走由在上者不知握機故也握機之法用三九之數以八人為一隊隊長統之三隊為一總百長統之三總為一營千總統之九軍為一哨把總統之其始也兵士如何而擇乎令每隊長擇兵士八人取其結狀保此八兵士臨陣不走若走一人則隊長殺無赦若隊長當前而死八人

不救則八人皆殺焉隊長又如何而擇乎每百長擇隊長三人取其結狀保此三隊長臨陣不走若走一隊長則百長殺無赦三隊長若棄百長而不救其死也三隊長亦皆殺焉其千總之擇百長三人也把總之擇千總三人也法亦如之則進前殺賊者未必至死而退後之被殺也其死為必然孰敢有一人之不向前者乎此平日所定之法也其在臨陣須施不測之令以何隊為先鋒何隊為兩翼後援先鋒為正兩翼後援為副先鋒若

欲退走兩翼後援三隊之長各叱其兵士殺之先鋒一隊果能逃乎先鋒若全隊覆沒則兩翼後援責有所不能辭亦皆死矣兩翼後援繼先鋒而為正兵與別隊補充奇兵亦如之或戰酣而勝負未决吾令何隊往替先鋒先鋒抽回或敵衝吾脅敵擊吾尾皆以觸處為頭為正兩鄰為翼為奇大約兵三千人分為六營每營五百人服飾以青黄赤白黑藍為辨每營用一人持本色旗與千總為一處其千總所屬於本色之中自為識別焉如

青衣而加黄裙赤裙之類百總所屬又自立辨於本色之中如青衣黄裙而加青團花赤團花之類吾所望者何色旗官兵失機擒其千總千總又於此號色中辨認何裙百長又於號裙中辨認何色何花各期自免於死庶功罪明而賞罰當兵士無不用命者矣至於人心之渙散者又如何而聯屬乎如愚見似宜於分定諸將之中常以一支當敵一支休息更番迭進以逸而代勞相恤互援以飽而代饑俾戰者不至疲乏之餘者不能規避

其在城邑也則攻一省而諸郡救之攻一郡而諸邑救之攻一邑而鄰邑救之所謂救者非必撤居守之兵以赴之也領遊兵者各提其輕鋭使賊腹背受敵驚潰而莫支也若當救而坐視則一體坐以失機之罪如是則相扶者衆而氣勢雄偉賊豈有不嚴憚者乎

何謂惜財用汰冗兵是也葢兵不貴多而貴精茍精矣則一可以當十十可以當百百可以當千千可以當萬茍為不精則召募雖勤食糧雖廣田賦雖多徒竭民

之膏血耳吁何益哉今之議者皆以無食為憂愚考蘇松四郡現在水兵若干陸兵若干每歲該給工食若干此其費不可謂不多矣若猶以無食為辭則此項所費者非食乎夫三代而上兵農不分無養兵之費養兵自宋朝始故宋立國之初即愁貧之我朝國用之所以常不足者亦因養兵之故也孫子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國家養兵二百餘年不論有事無事歲費額糧四百餘萬石是無一日而不可行師也天地之生財有限小

民之膏血堪憐為無益之冗費若此不亦可惜也哉然國初用軍以戰雖費猶之可也向來漕卒役占逃亾三者缺伍太多民壯弓兵不習武藝倭變以來並未嘗用官兵以戰所用者另雇勇夫水兵而已官兵雖不用而糧額如故身銀如故此其可惜為何如也夫勇夫水兵之工食非取諸官也每巳米一石加編海防養兵銀若干以雇之也民出田賦以雇之望其庇患焉耳若不加訓練雇之何用哉故一日不練則一日虛費銀幾百兩

不可謂一日爲無傷也一月不練則一月虛費銀幾萬兩不可謂一月爲不多也況倭變已經十年而所募之勇夫水兵猶望敵即走海防養兵之銀出猶不出此其可惜又何如也況爲兵者不惟不能捕盜而反爲盜海防養兵之銀不如不出之爲愈此其可惜又何如也輾轉思之眞可痛心茲欲罷兵而息民歟則恐寇至無備內變將作遽罷不可也將欲減兵以就食歟則恐一兵之革一盜之增輕減不可也如愚見須寓汰兵之法於

選兵之中按籍而審之老者勿用幼者勿用殘疾者勿用懦弱者勿用蠢而呆者勿用不通一技藝者勿用唱名不在者勿用如是則其所汰者必將半矣由是於其所留之中甄而别之除願為間諜及走探外其餘派定隊伍先鋒為一等助陣為一等孰為銃手孰為箭手孰為鎗手孰為牌手孰為刀手各取其本隊甘結保此一隊不更為盜更取其鄰隊伍相甘結如有一隊為盜者連坐更取各兵歇家甘結如所歇之人為盜者以知情

論晝則分派各教師訓習武藝三六九日領兵官集至教場操演夜則置籤飛鬮幾隊以驗各在歇家否不在者究其去向責其隊長與房主人其於水兵也亦倣是法而鈐束之如是則不惟不敢為盜亦無暇於為盜矣夫其所汰者既皆不堪用之人而其所留者又實加訓練無暇於為盜則兵皆精兵費非虛費矣况以其所汰者之工食而加厚於所練之兵則兵皆心醉於我而汰卒縱欲為叛吾之兵力豈不足以制之乎可見兵不必

憂其寡食不必憂其乏盜不必憂其衆惟在於精選而實練耳精選而實練則於制外内之寇也何有
何謂覈圖籍夫兵難遥度陣無定形其竒正分合全視地利之所値如何而相機決策於呼吸之際此兵家之至妙亦兵家之至要者也向來上官多忽乎此雖曰移檄州縣畫圖貼說而所畫之圖惟憑畫工仍襲虚套所貼之說亦非知兵者所填並不堪用故倭寇入境擄吾民為鄉導往來甚便而我兵反不識地里雖敗走者亦

不知去向況能設伏與搜伏乎為今之計須重哨探人役每縣精選伶俐乖覺者數人分任信地優其工食乘此無事之時令各畫地圖詳注水陸道路如倭船至海濵某處登泊此處陸路有幾由某路可至某州由某路可至某縣孰為正路孰為間路其間經過邨落橋梁險阨里數二詳注遇警飛報入内但觀其登泊之處即一面發牌嚴諭此處諸路將領協力守禦若一枝當敵而鄰近將領不從間道應援夾擊者以失機論仍須計論時刻

以查應援遲速若賊過而鄰兵方至者亦以失機論一面遣别將提游兵擊賊哨報人役勤報賊情不悮者分與首級論以上功如是則賊之舉動吾皆得而預知而用奇設伏領兵官不能躲閃而壞吾之成算矣

與當道論積米

竊惟歲際凶荒五穀價昂萬一寇盜猝至闔城窮民内亂勢所必有况富室閉糴保無生劫奪之萌乎及今價未太昂若不積米將來城池難守誰司其責顧欲積米

若於無銀擅動官帑是為危策二者皆有禍焉甚非愚之所敢言也如愚見似宜多方會議處銀十餘萬兩積米十五萬石專為備荒每人給米一石可濟十五萬人三月餘口食之用如其無處措置宜借留金花銀之類十餘萬兩糴大户米貯之倉厫明年世平則以米易銀或還乎大户常年米價冬賤夏貴賤時糴之貴時還之其所樂也或貶價官糶期不虧乎原銀之數世亂則以米散於百姓免其刼奪而以身待罪於朝甘伏矯制之誅朝廷豈不矜原而賜宥耶又世雖平治民若絶

食餓莩滿野亦宜如前矯制請罪以一身之禍博蒸民之生留取此心照耀青史視夫蕭墻內變禍亂不測悔之無益其得失大相逕庭也惟執事加之意焉

論東南水利一

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爾雅吳越之間有具區藪鎮常蘇湖七郡之地中含太湖而東漸於海上受杭睦宣歙天目諸山之水下自三江洩焉自漢以來咸獲其利蓋古人順治之道必觀其源以遡其委上築溧陽之間

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而使發源之水得以西決於蕪湖下疏三江而使積集之水得以東決於漲海故自吳江底華亭青龍合於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十里之遥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沙不得以障之也其勢惡得不平乎夫何唐末商販簿木由宣歙以至兩浙廼病五堰艱阻紿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於蕪湖而東入於震澤矣至宋慶歷間李禹卿又堤太湖四十里為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既開

則來者愈迅湖堤既錮則去者復緩其勢又惡得不為
淤乎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潮沙之
壅於此亦淤矣單鍔嘗言之自五堰以至湖堤猶之一
身也五堰則首也荊溪則咽喉也百瀆則心也震澤則
腹也傍通太湖之衆瀆則脈絡諸竅吳江則足也今上
廢五堰之固下有江岸之阻是桎其手足塞其衆竅以
沃其口沃而不已則腹滿而中絶矣其後吳執中郟僑
類皆言之而當時執政漫不知檢遂使江口為豪强之

業江尾為茭蘆之區淤田邨落無慮數計湖日湧而江日廢漸為不世之患矣我朝永樂間夏公原吉以善言水利得莅兹土一時亦稱底績惜其不念厥本而徒自崑山開夏駕里掣吳淞以達劉家河而洩吳江北去之水自華亭開黄浦掣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洩吳江南去之水至於湖堤之痼則漫不加意正統間廵撫周公忱修復三江又以湖沙壅闢成田因循不舉孰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原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為今

之計五堰之復於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壅使由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達於海其他疏淺之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咸復故道則水何患其不治哉

論東南水利二

東南水利若天目若荆溪百瀆非上源之水會歸於太湖者乎若三江若泖澱非分注之水朝宗於東海者乎

今上源諸水合矣夏秋之際霪霖之水集矣所謂尾閭洩之者則三江也自白茆塞而北流之水無所歸自婁江淺吳淞淤而東流之水無所入若松江則循檇李以入黄浦而南流之水又遷遠而不得直達經流如此而支流陳澱三泖與黄浦合流東注寧能洩上流之百川乎吳淞江為經流中之經流冉直三义之間占利而江身逼窄可勿議乎宋家渡口淤塞告墊可勿濬乎深之廣之而支流合滙東下則水之勢可殺其五新洋江為

支流中之突流南引吳淞之水分流以達婁江西引昆城湖之水合注以入婁江劉河口淤沙隨潮湓滌暢其順下之性水之勢可殺其三白茆河為經流中之旁流陽城巴城湖諸水引之各徑東行開而洩之則水之勢可殺其二如是則上流滙而下流洩而諸溪百瀆之水皆得安行矣經流暢而支流行而南北東西之水咸率故道矣

論東南積儲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天下惟積儲為至要而論積儲於東南為尤要我國家財賦取給東南者什倍他處故天下惟東南民力最竭而東南之民又惟有田者最苦平居每以賦役繁重視田産如贅疣思欲脫去而為逃亡者大半矧水旱不時土地荒蕪穀愈少而民愈困閭閻餬口無策弱者必轉死溝壑强者必羣聚為盜不可不早為之計也及今宜倣古常平倉之意於秋成之後行令各府州縣動支正項銀收糴米穀比市價二十

分内稍增一分僱運入城貯之倉厫如無空倉則寄貯空寺院次年夏米乏之時比市價十分之内稍減一分糶之專委賢能官一員司其出入夫此事一行有六利焉米價不踴農人不傷一也城中充實猝有不虞可恃以守二也米價常平饑民得食不驅為盜三也耕種無資稍給與之秋收可望新陳相接謀食之源不絕四也十分災傷開倉賑散民命可全五也冬米必賤夏米必貴增價猶賤減價猶貴羨入亦多六也此東南今日之急

務宜令各府州縣早為預備使民有恃賴將來田疇穀豐樂輸公賦所以足國裕民者在是矣以之安内攘外何求弗獲哉

蘇松浮賦議

書曰淮海惟揚州厥田惟下下蘇松古揚州之域東瀕於海控帶三江環距震澤水多而土淖故田為第九等而下下也而今日賦額之重惟蘇松為最愚不能無議焉按大禹時則壤成賦定以九等厥賦惟下上上錯葢

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三代井田之制不可復論自秦而降率皆計畝而稅漢時三十而稅一由晉迄唐增減不一要不過以升合計宋代更定江浙稅法每畝不盈一斗其時蘇州府額徵米三十餘萬石松江府額徵米二十餘萬石載諸史乘可考而知也元初沿宋之制迨延祐間加增無藝蘇州府多至八十萬石松江府多至七十萬石張士誠竊據江南恣意誅求又加蘇州府額二十萬石而民鮮有應者我太祖高皇帝乘乾御宇定

天下田賦官田起科每畆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畆三升三合五勺蘆地每畆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畆三合一勺嗣因張士誠負固堅守蘇松久攻不下怒民附寇遂没豪家徵租私簿準作稅額一時增加有一畆徵糧至七斗以上者於是蘇州府共計二百八十餘萬石松江府共計一百三十餘萬石并著令蘇松人不得官户部洪武七年知民困弗堪詔蘇松嘉湖等府田如每畆起科七斗五升者減半十三年再減蘇松嘉湖四府

重租糧額舊額畆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再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減十之一俱止徵三斗五升為率其三斗四升以下者仍舊額建文二年下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頑民耳豈可為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畆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仍任戸部成祖文皇帝革除後盡反建文君之政蘇松賦額遂不得終邀蠲免之恩宣

德五年上御南齋宮宣大學士楊公士竒咨行寛恤之政楊公奏言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祖額皆重細民困乏之蘇州尤甚郡縣以聞户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速與减除上曰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命即草勅用旱須行每畆舊例納糧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分之二四斗一升以上者各减十分之三正統元年從廵撫周公忱之請詔令浙江嘉湖直隷蘇松等府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畆舊額四斗一升以上者减

作二斗七升二斗七升以上者減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減作一斗蘇州府得減秋糧七十餘萬石松江府得減秋糧二十餘萬石顧減者雖減而徵者猶重蘇州府尚存浮額二百萬石松江府尚存浮額九十餘萬石今照弘治十五年會計蘇州府夏稅小麥五萬三千六百六十三石九斗一升一合二勺零每石折銀二錢五分麥熟啓徵絲綿折絹六百九十七疋三丈三尺五寸七分稅鈔三千二百六十七錠七百一十五文九分農桑絲折絹一

百六十七疋二丈一尺六寸一分六釐秋糧米二百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一斗五升一合七勺（穀熟啓徵）松江府夏稅大小麥九萬二千二百五十八石六斗一升九勺絲綿折絹六百九十七疋三丈一尺五寸七分稅鈔三千二百六十七錠七百一十五文九分農桑絲折絹一百六十七疋二丈一尺六寸一分六釐秋糧米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二合七勺此實徵之數也嗟嗟蘇松民困極矣籍曰太祖怒吳民不即歸

附故以加賦示罰一罰至二百餘年抑亦不忍言矣間考輿圖湖廣最稱鉅省延袤綿亘沃野千里産殖豐饒諺曰湖廣熟天下足按賦役志湖廣布政司夏稅米麥一十三萬一千四百石四斗七合二勺零絹二萬二千九百八十九疋七尺七寸四分二釐九毫零農桑絲折絹四千九百九十二疋一丈九尺九寸二分七釐零棉花折布一十二疋二丈二尺秋糧米荳芝蔴二百三萬六千一百二石一斗六升四合九勺零債鈔一百七十

五貫八百七十一文課程苧蔴折米五十七石一升五合零棉布七百三十八疋八尺八寸綜而計之每畝僅科升合又如八閩亦稱繁盛按福建布政司額徵夏稅麥七百六石五斗九升二合六勺零鈔一萬七百七十八錠三貫一百七十二文五分六釐絲綿折絹二百八十疋一丈九尺五寸五分三釐農桑絲折絹三百一十九疋一丈二尺七寸八分零絲綿一百九十四兩五錢九分土苧六十五斤一十三兩一錢六分秋糧米八十

五萬四百四十七石七斗七升四合五勺零鈔二貫二百六十四文魚課米三萬一千九百六十石六斗七升八合綜而計之亦每畝僅科升合蘇松幅幀幾百里山陵川澤十居二三古稱厥土惟塗泥常有水溢之患且他省樹藝一歲而兩熟蘇松二郡一歲止有一熟苟遇凶荒未免啼饑號寒輾轉溝壑乃不意蘇屬一州七縣之額糧反浮於全楚一十五府十六州一百七縣之賦稅松屬二縣之正供較多於全閩八府一州五十七縣

之輸將又如直隸所轄應天府屬八縣夏稅大小麥一萬一千六百五十四石四斗四升五勺零絲綿折絹一千二百一十四疋一丈六寸九分二釐八毫農桑絲折絹一百四十三疋二尺七寸三分四釐四毫秋糧米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九石八斗四升七勺零鳳陽府屬五州十三縣夏稅小麥九萬九千三百五十八石七斗七升五合八勺零稅絲折絹一千三百八十疋一丈八尺七寸五分零農桑絲折絹一千三十五疋四尺一寸

五分秋糧米一十一萬三千五百八石六斗五升九合一勺零揚州府屬三州七縣夏稅小麥三萬九千九百二十二石二升七合零農桑絲折絹八百四十一疋二丈四尺農桑零絲六十四兩五錢秋糧米二十萬六千六百三石八斗六升五合零租鈔五千二百四貫七十一文牛租米二石五斗淮安府屬二州九縣夏稅小麥二十二萬八千八百七十二石二斗九升八合七勺農桑絲折絹一千四百六十一疋一丈九尺七寸七分九

釐秋糧米一十六萬六千四百二十三石五斗八合四勺廬州府屬二州六縣夏稅小麥九千八百七十二石一斗四升三合九勺零農桑絲折絹六百八十七疋一丈三尺三分六釐零秋糧米六萬六千八百三十七石二斗一升二合零㣲州府屬六縣夏稅小麥五萬一千四百九十八石七斗一升二合一勺人丁絲折絹八千七百七十九疋四尺三分三釐零農桑絲折絹一十五疋一丈四尺七寸秋糧米一十二萬一百三十三石八

斗六升三合三勺寧國府屬六縣夏税小麥二萬九千五十二石三斗六升六合農桑絲折絹三十疋二尺農桑零絲三十三兩三錢税絲三百四十斤一十兩七錢四分二釐六毫秋糧米七萬四千二百六十二石六斗七升一合九勺池州府屬六縣夏税小麥六千八百二十四石七斗五升七合八勺零税絲折絹一十五疋税絲零絲一兩一錢九分七釐農桑絲折絹一百九十八疋農桑零絲三斤一兩八錢五分秋糧米六萬一千三

百七十二石八斗九升五合八勺山租鈔二百四十四貫二百七十九文太平府屬三縣夏税小麥一萬六千二百七十六石五斗六升絲綿折絹一百二疋九尺六寸四分二釐秋糧米三萬三千六百三十六石七斗四升七合一勺安慶府屬六縣夏税小麥一萬八千九百九石三斗七合二勺農桑絲折絹三百五十三疋二丈九尺秋糧米三萬三千六百三十六石七斗四升七合一勺常州府屬五縣夏税小麥一十五萬四千三百八

十七石一斗四升九合六勺絲綿折絹一千五百七十三疋一丈一尺一分零蔴布二千七十七疋二丈六尺六寸五分零農桑絲折絹三百二十四疋二丈四尺六寸秋糧米六十萬六千九百五十四石三升三合三勺租鈔二十四錠四百六十五文鎮江府屬三縣夏税小麥五萬四千九百五十八石七斗五升五合八勺絲綿折絹二百五疋二丈八尺六寸二分零農桑絲折絹一十三疋二丈七尺六寸三分秋糧米一十三萬四千八

百七十六石五斗七升三合合直隸十二府屬十二州七十八縣賦額計之不及蘇州一府舉鳳陽府屬五州十三縣賦額計之不及蘇州府一小縣尤不平者又如蘇州府屬内崇明一縣每畝額徵亦僅以升合計而長吳崑太等州縣則數倍之疆域田土古今止有此數蘇松之戸口非有加於前代蘇松之田畝豈較增於曩時一民之力幾何一歲之入幾何國家有臣鄰軍旅小民亦有父母妻子也國家有朝會燕饗小民亦有冠婚喪

祭也夏稅秋糧之外加之官吏耗贈額外科派其何以堪說者且曰蘇松富饒之鄉貨物輻輳遊玩登臨日費不貲朝廷惟正之供即多取之而不為虐不知蘇松土俗外似有餘內實不足其開張字號行鋪者率皆四方旅寓之人而非有田者也其華冠鮮服畫船簫鼓遨遊於山水間者類皆商賈之徒胥吏之屬及浮浪子弟倡優僕隷而非有田者也其有田者為賦役所困兢兢乎朝不保夕奚暇為經營之計遊觀之樂哉夫以禹貢第

九等之田閱今而辦天下第一等之賦愚所望於議減者縱不能如唐宋舊額奈何比故元而加增三倍也抑縱不能照他省與本省各府之最輕者同例或亦可彷鄰近郡邑如常鎮二 闕

為餓莩矣以數金易畆田獲

利不及什百之一而性命懸於呼吸不如游手好閒之

人充一弓兵民壯可以坐糜朝廷之糧餉也充一府史

胥徒可以刻剝閭左之脂膏也於是不敢憾君王而憾天地曰奚生為蘇松之編氓也不敢怨官長而怨父母曰曷貽此賠累之產業也噫閭閻顛困之情形至此已極真賈長沙所謂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昔日監門上流民圖當亦未有過此者也計臣謀國第謂江南財賦甲於天下蘇松財賦又甲於江南議減恐貽國用不足之虞竊思職方所掌廣大無外蘇松版圖不啻寸幀尺幅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任土作貢儘可資軍國

之需何藉蘇松二郡額外之徵况紓籌財用務求實濟無取虛名邇年以來二郡積逋動以數十萬計是徒負重斂之名而無徵輸之實也朝廷屢下明詔蠲免舊賦柰黄紙放而白紙徵上有寛貸之迹下無實惠之沾無寧減省額徵著為令式凡有尺地寸土者咸沐浩蕩之恩令世世子孫永戴聖朝德意不忘也善乎孔子告魯君曰薄賦斂則人富曾子釋治國平天下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有若之論徹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為人上者恭儉節用取於民有制則民力寬裕衣食滋殖自然樂輸貢賦以給公家若暴征峻斂侵奪民利物力已絀而驅以刑威勢必流離渙散不得已而為盜賊寇劫殺傷無所不至往者海上之禍可鑒也嗚呼此豈國家之利哉所以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商辛聚之以失民心周武散之以得天下漢魏之世徭稅至輕且頻下蠲租之詔維時民安物阜而國用未嘗不充迨乎唐宋而後日加賦於民而國用未嘗有餘

杜氏通典曰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歛逃稅則不土着而人貧重歛則多養嬴而國貧大學衍義補曰治國者不能不取於民亦不可過取於民不取乎民則難乎其為國過取乎民亦難乎其為民善於制治保邦者必立經常之法以為養民足國之本所謂經常之法者禹貢所載貢賦之式而已唐陸贄奏議曰國家之定賦稅也必先道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又曰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

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才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竭其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夏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酧所係遲速之間不過月旬

之異遲無所妨速亦奚益李翺平賦書曰人皆知重斂之為可得財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也蓋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雖欲誅暴逆而威四裔其可得耶輕斂則人樂其生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有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人戴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民間之積貯實國家之

外府百姓無死亡亦國之無逋賦也百姓有餘財亦國之有餘賦也與其取盈於國而為損下益上之謀孰若藏富於民而為耕九餘三之計與其遇有災祲而為議蠲議賑之恩孰若均定則壤而為可常可守之規曩歲嘗以芻蕘之見白之大中丞定陶曹公邦輔公言念及此不禁感慨欲歔即欲繕疏入告格於軍興不果自是而後益以寇氛驛騷東南之財賦彌竭兆姓之顛連愈甚誠以偏重之累陳之當宁俾聖天子知蘇松赤子罹困

已極惻然動念特勅農部將二郡賦役彷彿故元舊額兼撡各省及本省各府見徵則例下寛卹之詔以清浮濫之弊則民間之傷痍可平行法外之仁以蘇閭閈之困則行間之士氣可振行見二郡之民義足以致身勇足以赴闘設有不虞必出死力以捍桑梓之地民盡可為兵而不必有徵調之煩兵可寓於民而不必有饋餉之勞所謂不募兵而兵足不謀食而食足豈徒延蘇松億萬姓垂死之命竝益綿宗社億萬年無疆之祚矣孰

得孰失何去何從司國計者深慮而熟籌之可也
賦額詳見會典

江南經畧卷八下